

《潮骚》

—三岛由纪夫

大海对于渔夫来说，就像土地对于农民一样。

那天打鱼结束，新治望着一艘白色货船在海平面上的暮云前飞驰而过的身影，心里还是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感动。世界以他之前从未想过的广阔，从地球的另一边逼近而来。对这个未知实际的印象就像远雷那样，远远地轰鸣而来，又消失而去。

年轻人感到围绕着他的丰饶的大自然，和自己融为一体了。他深深的呼吸，宛如创造出大自然的看不见的东西渗入了他身体的深处；他听见潮声，就像大海巨潮的流动和他体内充满活力的热血奔涌的合奏。

新治是个没有任何心事的少年，但这个名字就像一道难题，让他心烦不已。

他在依山而建、鳞次栉比的房屋里，发现了宫田家的灯火。灯火都是煤油灯发出的光。宴会的情形是看不到的，但煤油灯敏感跳动的火焰，一定将少女安静的眉毛和长长的睫毛的影子，摇曳多姿地映在了她的脸颊上。

然后，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请赐予我这样的人一个善良美丽的新娘吧！.....就像宫田吉家回来的那个女孩那样的.....

城市的少年会在小说和电影中学到恋爱的方法，但歌岛上的年轻人没有可以模仿的对象。

已经在灯塔度过了三十年时光的灯塔长，因为长了一张顽固不化的脸，还有一副对着偷偷跑进灯塔探险的村里顽童怒喝的大嗓门，孩子们都很怕他。但他其实是个心地善良的人，孤独使他完全不相信人们有恶意。

那张脸肤色暗沉，线条粗犷而明朗，但也可能有人因此而动心。可即便如此，千代子还是一副阴暗的表情，固执地认为自己一点也不美。而今，这就是她在东京的大学学到的最显著的“教养”成果。然而，把这样平常的相貌认为是如此之丑，也许和把这相貌当作绝世美人一样，都是一种自不量力吧。

千代子那老好人父亲，无意中又加深了她这种阴暗的确信。女儿总直白地袒露自己因遗传了父亲丑陋的相貌而悲伤的情绪，所以直率的灯塔长曾不顾女儿就在隔壁房间，就对着客人大加抱怨：“哎呀真是的，青春期的女儿因为长得丑而苦恼，这也是因为我这个父亲相貌丑陋，所以我是有责任的。可这也是命运呀。”

这是歌岛唯一的屈辱记忆，自古以来年轻人流血争夺的冲之濑渔业权，如今归属了答治岛。

在京都的第一晚，允许自由活动，我就和小宗，小胜三个人一起去了附近的一个大电影院。里面非常气派，简直就像宫殿。可是椅子很小，又硬，坐上去像鸟停在横木上似的，屁股硌得生疼，

一点都不舒服。过了一会儿，后面的人说“快坐下，快坐下”，可我们明明是坐着的嘛。我们都觉得很奇怪，结果后面的人特地教了我们怎么坐。原来那是折叠椅，放下去才是椅子。三个人半天都弄不好，一个劲挠头。放下去一坐，原来是软绵绵的，像天皇坐的那样的椅子，我也想和妈妈坐一次这样的椅子。

千代子的木屐，一步步地陷进冰冷的沙砾里，沙子从她脚背上悄悄地流下去。人人都在忙，谁也没注意千代子。每天出海作业如单调而强有力的漩涡，将这里的人们牢牢抓住，使他们的身心熊熊燃烧。像自己这种热衷于感情问题的人，是一个也没有的吧。千代子这么想着，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了。

她一边在心里祈祷新治能在自己眼前多停留一秒，一边闭上了眼睛。于是，她明白了，自己想祈求他宽恕的心情，实际上只不过是自己一直以来想触碰他温柔的愿望戴上了面具而已。

千代子心里祈祷要被宽恕什么呢？对自己的丑陋深信不疑的少女，突然间，将一直深藏在心底的最在意的、只有对着这个年轻人才能说出来的问题，脱口而出了：

“新治，我有那么丑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年轻人用莫名其妙的表情反问道。

“我的脸，那么难看吗？”

千代子心里祈祷黎明前的黑暗能保护自己的脸，让自己稍微好看一点。但是，大海的东方，天色已经不识趣地发白了。

新治马上就回答了。他着急出海，所以倒是避免了因为回答太慢而伤了少女的心。

“你说啥呢，你很美啊。”他一只手放在船尾上，一只脚快速跃动，马上就要跳到船里，“很美啊！”

谁都知道新治不会说奉承话。他只是面对这样一个急迫的提问，急迫地做了适当的回答而已。小船出发了。他在渐渐远去的小船里快活地挥了挥手。

就这样，岸边留下了幸福的少女。

“这一句话就足够了，不能再期待那个人爱我了。那个人有喜欢的女人了。我做了多么坏的事啊。我因为嫉妒，让那人陷入了多么深重的不幸里啊。而对于我的背叛，那人居然以德报怨，说我很美……我必须用自己的力量，尽可能地报答他。”

母亲因为失败的善行，变得孤独了。

他拥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才能，无论昼夜都能本能地感知时间。只需置身于一个和大自然关联的角落，他便不会不知道大自然正确的秩序。

母亲直率的心，接受了少女的谦让。少女微笑了。母亲想，儿子选的媳妇真贤惠啊——岛上的政治总是这样进行的。

至于新治，他就一言不发地抱着双膝，微笑着听大家的意见。“他肯定是个笨蛋”，有一次轮机长这么对船长说。

这劳动就像剪裁合身的衣服，完全贴合他的身体和心灵，根本没有其他烦恼潜入的余地。

照吉加重了语气：

“男人就是看气魄，只要有气魄就好。这个歌岛上的男人没有它可不行，出生和财产都是其次，不是吗？夫人？新治就是有气魄。”

拐过女人坡，就离灯塔长宿舍不远了。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准备晚饭的夫人的影子，年轻人像往常一样打了声招呼。

夫人打开了门，看到了薄暮中的年轻人和他的未婚妻。

现在新治又想，尽管经历了那样的痛苦，最终他们还是在一个道德体系里获得了自由，神灵们的护佑一次也没有离开过他们。曾经被黑暗包围着的这个小岛，守护着他们的幸福，成就了他们的恋爱。

后记：

我准备写一部关于天才的小说。不是艺术的天才，而是生活的天才。他绝不是成功者、贵族、大政治家或者富豪。他是一种完全的生活行为者，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。但是他从生下来开始就是一个天使，一种幸运、一种天宠一直跟随着他，寸步不离。期间虽然也有像拉丁语恋爱小说那样的波澜，但是最终他还是会幸福地和所爱的女人结合。它是小渔村里的一个渔夫。这将会成为我最初的一部民众小说。 --- 三岛由纪夫《禁色》创作笔记

比起与既成道德对决的《禁色》，《潮骚》是既成道德的皈依者们的幸福的故事。

《潮骚》要描写的自然是“古希腊的自然，不会招来海波龙式孤独的、由稳固的共同体意识所支撑的唯心论的自然（认为自然是神的产物）。”

“潮声阵阵，伊良湖岬的泛舟之中，有所爱之人吗？在着波涛汹涌的海岛四周。”